

亲历死亡丛书

[瑞士] 彼得·诺尔 Peter Noll 著 周国平总序

生命·守记

——本外国学者的死亡日记

Dikate über sterben und tod



中国城市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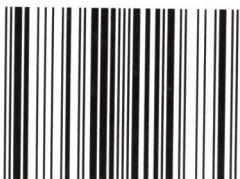
生命守记

一本外国学者的死亡日记

瑞士著名法学教授坦然面对晚期癌症，真实记录了自己最后的日子，记录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德文首版发行25万册，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逾千万册。

全球热销1000万册

ISBN 7-5074-1468-X



9 787507 414684 >

C·049 定价：17.00元



亲历死亡丛书

瑞士

彼得·诺尔 Peter Noll 著

周国平总序

生命·守记

一本外国学者的死亡日记

Take take über sterben und tod

RAE75/08 02



中国城市出版社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3—03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守记/(瑞士)诺尔(Noll,P.)著;王莺,王绪梅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2

ISBN 7-5074-1468-X

I. 生... II. ①诺...②王...③王... III. 日记-作品集-瑞士-现代 IV. I 52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4937 号

Pter Noll: Diktate über Sterben und Tod

© Copyright by Pendo Verlag AG, Zürich 1984

Obtained by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责任编辑 何玉兴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21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84275833

传真 84278264

电子信箱 citypress@sina.com

读者服务部 84277987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字数 167千字

印张 9.125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版次 2003年2月第1版

印次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定价 17.00元

本书封底贴有防伪标识。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举报电话: (010) 84276257 84276253

《亲历死亡丛书》总序

神圣的交流

一个人患了绝症，确知留在世上的时日已经不多，这种情形十分普通。我说它十分普通，是因为这是我们周围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可能落到我们每一个头上的命运。然而，它同时又是极其特殊的情形，因为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还有什么事情比生命行将结束这件事情更加重大和不可思议呢？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这时候在患者与亲人、朋友、熟人之间，立即笼罩了一种忌讳的气氛，人人都知道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人人都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可是，这种似乎自然而然形成的气氛本身就是最大的不自然，如同一堵墙将患者封锁起来，阻止了他与世界之间的交流，把他逼入了仿佛遭到遗弃似的最不堪的孤独之中。

事实上，恰恰是当一个人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他与世界之间最有可能产生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交流。这种死别时刻的精神交流几乎具有一种神圣的性质。中国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相信这句话的。一个人在大限面前很可能会获得一种不同的眼光，比平常更真实也更超脱。当然，前提是他没有被

2 生命守记

死亡彻底击败,仍能进行活泼的思考。有一些人是能够凭借自身内在的力量做到这一点的。就整个社会而言,为了使更多的人做到这一点,便有必要改变讳言死亡的陋习,形成一种生者与将死者一起坦然面对死亡的健康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将死者不再是除了等死别无事情可做,而是可以做他一生中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便是成为一个哲学家。我这么说丝毫不是开玩笑,一个人不管他的职业是什么,他的人生的最后阶段都应该是哲学阶段。在这个阶段,死亡近在眼前,迫使他不得不面对这个最大的哲学问题。只要他能够正视和思考,达成一种恰当的认识和态度,他也就是一个事实上的哲学家了。如果他有一定的写作能力,那么,在他力所能及的时候,也还可以把他走向死亡过程中的感觉、体验、思想写下来,这对于他自己是一个人生总结,对于别人则会是一笔精神遗产。

值得欢迎的是,在中国大陆,也已经有人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一般来说,我不赞成在生前发表死亡日记一类的东西,因为媒体的介入可能会影响写作者的心态,损害他的感受和思想的真实性。这种写作必须首先是为了自己的,是一个人最后的灵魂生活的方式。当然,它同时也是一种交流,但作为交流未必要马上广泛地兑现,而往往是依据其真实价值在作者身后启迪人心。不过,如果作者确实是出自强烈的内在需要而写作的,那么,他仍能抵御外来的干扰而言其心声。我相信陆幼青就属于这种情况,并对他的勇气和智慧怀着深深的敬意。

中国城市出版社选择类似题材中近些年来比较有影响的德

语著作翻译出版,编成《亲历死亡丛书》,嘱我写序,我便写了以上的想法。我读了所选书籍的部分内容,觉得德语民族不愧是哲学民族,一些普通人在面对死亡时的态度和思索也富有哲学意味。那么我想,这套书不但能够推动我们深入思考死亡问题,而且可能会帮助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在人生最后阶段也写出有哲学深度的著作,给人间留下高质量的精神遗产的吧。

周国平

2002年5月29日

最后的日子

——根据雷蓓卡·诺尔和马克斯·弗里施的回忆

根据马克斯·弗里施的记录,9月30日星期二,他们在“比希”吃的午餐。第二天,10月1日,朋友们在电视机前度过了4个小时。“彼得有时聚精会神,有时显得心不在焉,一直不停地抽烟。”节目内容是关于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垮台。10月9日星期六,彼得·诺尔离开了人世。

活,要有尊严的活;死,也应该有尊严的死。大女儿雷蓓卡的回忆,有助于说明他如何有尊严的告别人世。

4月30日的笔录中写道,雷蓓卡全力支持着父亲,并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变成一个伟大的、充满责任感的女儿。8月28日,星期六,她去了波兰,但时刻惦记着父亲;9月中旬,父亲给她打电话:“情况不大好,回来吧。”坚强的父亲轻易不会这样说的。她决定提前回苏黎世,回到父亲身旁。父亲看上去非常虚弱,但仍是那么从

容,那么平静。她接过了日常的照料工作:取报纸、购物以及越来越频繁地去药店买处方用药。

9月12日至13日,星期日至星期一,注射了“太多的”吗啡,失去时间感;9月18日,星期六,发烧,失去口述的热情。雷蓓卡说:“9月中旬,死亡真的开始了,无力回天!”

在她的回忆中,九月下半月是不堪回首的日子。疼痛在加剧,随之增加的是吗啡的用量。颤抖、出汗、无法集中精神和狂想。一天下午,剧烈的腰疼使他不得不两次去医院洗肾。到了晚上,他常常会像没事人一样应邀外出。他还非常清醒地整理了将作为遗赠的书籍。

来往的人越来越少了。马克斯·弗里施多次载他外出。关于自杀的讨论也在继续。病人正是在这些讨论中感觉到自己辩论能力的衰退。紧接着,在10月初他失踪了两天。对此,他后来的解释是:“寻找年轻、有天赋的画家。”有一次,一位朋友在彼得住处附近的公园里碰上了他。他在公园的长椅上,像喝醉了一样,这对他的女儿敲响了警钟。然后,她就发现他神志不清地呆在楼梯间里。“过来,我们进屋去。”父亲头一次听从了她的话。从那时起,她一直呆在他的身边。

超剂量的吗啡,使彼得·诺尔一度陷入了迷乱,为此他感到羞愧难当。为了清醒地保持尊严,为了不让家人操心,尽管疼痛难忍,但他拒绝再使用吗啡。

常来的朋友很少，弗里施却天天来。一起吃饭时，他话越来越少，吃得很费力。在最后那星期的一天，他与雷蓓卡共进一次有螯虾和香槟的早餐，当时，唱片机放的是巴赫h小调弥撒曲的一段。彼得·诺尔说：他希望在大教堂举行的丧礼上演奏这段音乐。

星期四晚上，送走朋友后，他精疲力尽地躺在床上。就在这一夜，突如其来的绝望感攫住了他的心。他自己想尽一切办法，但都不管用。他感到房间变成了牢狱，“为什么没有人来带我出去？”昏黄的灯光下，架子上的小鸟，时而像菩萨，时而像猴子，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上帝。病榻前，雷蓓卡不停地讲述着耶稣的寓言，述说着他们的信仰。渐渐地，彼得平静下来。

雷蓓卡称这一夜是“恐怖之夜”，星期五一切都归于平静。他的平静、顺从和安详，洋溢着尊严的光芒。早晨，将去美国的马克斯·弗里施前来辞行。“你知道，我喜欢你。”彼得·诺尔答道：“感谢你这段时间为我做的一切。”这一天，家人和亲朋都来了，他们呆了整整一夜。后半夜，谈话变成了嘶哑的喘息。星期六凌晨4点，在多次粗重的呼吸之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马克斯·弗里施的悼词

作为死者的朋友，怀念和回忆扩大了我们的空间。

去年12月的一天，我打电话问候彼得：“伙计，最近还好吗？”彼得·诺尔笑着回答：“目前还好”，不过，他的声音有些干涩：“我得了癌症。”

我们很快在附近的木匠行碰了面，边吃边聊。他是三天前知道的，看上去，他是那么镇定，那么健康，那么热爱生活，可医学诊断是无情的：彼得的时间不多了，也许三个月，也许半年，最长也过不了一年。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也非常理智地面对死亡。他态度明确地拒绝手术治疗，他说，在不可抗拒的死神面前，不该逃避，也没有逃避的余地。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正视死神，还不如微笑着迎接死亡。他那苏格拉底式的平静可以容忍一切，除了安慰。吃饭时，我们像聊球赛一样聊着死亡，聊死时会有什么感觉，聊自杀有多少种方式，聊安乐死在法律上有什么限制。他还提出要我在大教堂葬礼上致悼词的请求，我考虑了一下，向他做

出了保证，所以，今天我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职位的人，站在了各位面前。

一个不可知论者在教堂里该说些什么呢？90岁的恩斯特·布洛赫在室外吃早饭时说：他对死亡只剩下好奇，死亡是他“还未曾经历过的、无法从书本中得到的体验”。这不是什么研讨会，而是一次愉快的早餐。他又补充说：“无法想像我们死后就是一片虚无”，当时，并不是桌旁所有的人都在侧耳倾听，一些人也有别的看法：我根本无法想像虚无是什么。

彼得·诺尔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深受新教思想的熏陶。他思维独立，热爱思考，往往还有点儿冒失，这使他在初识者眼中显得有些尖刻，但他从来没有向我宣过教。

在他最后的九个月中，我们常常见面，或者在家中，或者在小酒馆……我希望，一个学会了像彼得那样思考的人，能为我们其他人记下在清楚自己所面临的死亡之后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从这个世界中所获得的东西，即使他仍然能在拉克斯滑雪；希望从他那儿知道，他即使疼到极致仍然坚信的是什么、他在吗啡彻底麻痹他的感觉前的最后的清醒中也不会相信的又是什么——我大胆地提出了这个愿望，这使他一时间显得很尴尬：因为他已经开始写这样的一本日志。现在它已是厚厚一本——在我们手中。

尼罗河畔的三个晚上,在复活节前后的三个晚上。

尼罗河沉积物滋养的两岸平原,一片郁郁葱葱,可不远的高山耸起处,便是沙漠的起点,彻彻底底的沙漠。尼罗河面对着寸草不生的群山,白天如白骨一般惨白,黄昏时变成雪青色,头顶上的天空是紫色的。在巨大的太阳下山后,河流上出现两三叶风帆。它们显得比天空还亮,一时间成了不闪耀的静止的水流——

我们拜访了

国王谷

洗劫了他们所有的墓穴

拉姆西斯,这位人——神

他的木乃伊被当作干鱼上了税——

古埃及人信仰什么?

彼得认为,他们的信仰是不明确的。

我们坐在自己的阳台上,把光脚架在护栏上,喝着威斯忌,谈论着时下畅销书的主题:死亡时的灯光及其他效应对死后生活的保障作用——

他更愿意与苏格拉底谈谈

又回到了耶稣那儿……

去埃德福的行程过于劳累,第四天他身体就垮了。百叶窗后是漫漫长夜,外边的酷热以及尼罗河也都是黑

的，对面的群山像是轻盈的灰烬，比实际显得远一点儿。百叶窗后的每天都很长；有时彼得想知道，我在做什么，而我自己也不知道。外边是太阳、闪光的河流、沙漠边缘的菩提树、喇叭的嘀嘀声，一位阿拉伯园丁在浇灌宾馆的草坪。第二夜；还是这些恼人的噪音。当他坐在床沿上，光着身子：彼得在想什么？他的眼睛非常小：他看见了什么？当他从洗手间出来：“很少，”他说，“主要是血。”次日，当我们坐车去卢克索的机场时，在起伏不平的大街上，一个阿拉伯人的送葬队伍走在我们前面，彼得没有注意到他们，然后是沙漠中的瑞士航空救援人员。彼得手臂上打着点滴，我们乘飞机穿过了国王谷，飞越了克里特岛，然后，或许还经过了米开纳。晚霞血红的颜色，让我想起彼得的血尿。

他回忆道：他对死亡已经做好准备，“其实已经认同了它，”他后来说道，“完完全全的认同。”

在对耶稣的研究上，他的看法总是不同于教会——国家——社会所教授给他的：耶稣和法律，耶稣和不服从。我可以读一小段：

——今天，人们可能不仅要指责耶稣的违法行为而且要指责他的行为方式的非基督性。因为长久以来，无条件的服从当局已经成为基督性的一部分。

——只有在争取自由的反叛被认可，以及很冒险地引用上帝的自由戒律的情况下，耶稣作为样本提出的反抗的观点才有意义。那些将自己置于这一戒律下的人们将无法得到安宁；他们将始终是局外人，但是他们会达到一种泰然自若和冷眼旁观的境地，这使他们始终能够抵御住所有的权势，抵御住所有的威逼利诱。

以上摘自刑法教授彼得·诺尔 1978 年 12 月 1 日在苏黎世布道教堂进行的普通教徒布道。

我们的友谊尤其带有理性的色彩。

我们在明镜街拾阶而上，步履缓慢，就像两个老人，可是他并不老呀。这带来了与死亡的另一种关系——即使我们俩有某些共同之处：我们俩都不再制订超过一年以上的计划。他家里几乎什么储备也没有，甚至奶酪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得出去吃饭。我听说，他渐渐开始需要吗啡。但是，我们俩谈的是别的，比如以色列。他的话语在思想上十分敏锐和清晰，但他的语速变慢了。我感觉，他的眼睛深陷在脸庞里，即使很感兴趣，有时他的目光会突然从远处收回来，然后又是呼吸困难，尽管如此，紧接着他又会抽一支烟，虽然时间很短。死

亡不是简单的结束，与我们节省下来的年岁也没关系：年龄是对旷日持久的衰老过程的体验，而死亡则是从头开始和没有结尾的。

与死者再次对话，这是自然而天真的愿望。但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星期五早晨十点，在我去机场之前，我们短暂地拥抱了彼此，他坐着，我们俩都知道：或许我们还能见面，或许再也不能。“你知道，我喜欢你。”我说。他回答道：“感谢你这段时间以来做的一切。”我离开他的住宅时，他不是独自一人。他死于午夜过后几小时。我得知消息时，时间还是午夜。

彼得已经被安葬。

我们聚集在此是为了纪念他。

他的身体被安葬了。

一次，在提契诺的一个晚上，我们坐在露台上，陪着我们的有酒和闪电。天气闷热，没下雨。突然传来一阵腐臭，我的房子在一个墓园附近，但这股气味是来自下面的树林，不用奇怪，因为前一天我把冰箱里的腐肉扔在了树林里，那个冰箱一到雷雨天气就罢工。突然，他笑了起来，因为我们那时心照不宣地都想到了同一件事情。他明亮的眼睛射出超脱的目光，他敢于知道自己知道的事情，而且他相信我们也做得到这一点。

我们聚集在此是为了哀悼他。

公开赞扬一位死者并且公开地保证，人们不会忘记他，这是不知死为何物的人在哀悼时的老生常谈。没有哪张棺木中的脸向我显示过，刚刚死去的人很惦念我们。它的反面倒是十分清楚。那么我怎么能说，作为死者的朋友，我们的空间变大了，死者留给我的是对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日子的回忆……在尼罗河畔的三个晚上，是的，或者最后的那顿午餐……相反，作为死者的他已经有了一种体验，这是我终将面对的，而且是无法用言语介绍的，只有信仰的觉醒，才能促使这种体验的完成。